

《里斯本丸沉没》拍摄的台前幕后

让世界听到这个 82 年前的中国故事

1942年10月,押送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在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途中,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在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沉船时刻,英军战俘跳海逃生遭遇日军扫射屠杀,众多舟山渔民冒死驾船前往营救。

作为《里斯本丸沉没》制片人兼导演,电影人方励带领团队历时多年拍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通过详尽的历史调查,寻访核心当事人及后代,试图无限接近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底的“里斯本丸”沉船真相。方励在9月28日通过微博表示:“希望世界听到这个82年前的中国故事。”

据悉,《里斯本丸沉没》一片角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电影拍摄的台前幕后故事和观众们的观影感受。

一段湮没 82 年的历史真相
走上大银幕

就国庆档而言,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并未贡献最强有力的票房,但对于走进影院的几十万观众来说,这部电影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最令人难忘的122分钟。大多数人会静静观看影片片尾的字幕滚动播放,直到放映厅亮灯一刻,那长长的字幕里面除了演职人员名单表,主要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当中的遇难英军名单、幸存英军名单,以及参与救援的255名浙江舟山的渔民名单。

2023年8月,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伦敦国际电影节(BFI)首映,今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首映盛典单元展映,今年9月6日全面公映。按照电影的官方介绍:这是一部东方的“敦刻尔克”,是一部关于纪念中国渔民伟大壮举的纪录片电影。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拍摄和上映,很多人对“里斯本丸”以及相关的沉船事件可能毫无知晓。正是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里斯本丸”沉船这段湮没82年历史真相,并为那些人物故事而感动流泪。

多年之前,方励在无意中听到舟山东极岛渔民讲述里斯本丸沉船的故事后,他带队在极岛周边海域进行搜寻,通过声呐找到一艘沉船。在经过声呐成像的精细对比之后,他确认那就是里斯本丸。这是在影片开头所看到的一段场景。

方励为此去香港登门拜访了英国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一书的作者,托尼·班纳姆后来也成为了电影的历史顾问。

通过在英国三大报刊(《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刊登寻人启事,方励找到了380位英军战俘的后人,他开始联系那些幸存者和后人,并进行电影拍摄。剧组上门拍摄时,仍然还健在的两位英军幸存者已经九旬高龄了(一位99岁,一位98岁),其实已经是快接近百岁,这两位老人成为电影当中最重要的讲述者。

有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中国人进行了两次拯救:一次是舟山渔民冒险救出众多英军战俘,另一次则是方励在“里斯本丸”号沉没多年后通过电影拯救了这段历史。

感人场景不断呈现
很多幸存者留下精神创伤

从电影中可以看到,导演方励多年的寻找和拍摄成果,已经呈现在了大银幕上。作为幸存者之一,英国老兵丹尼斯·莫利一开始表示,自

己已经不想再去回忆这段往事;那张拿在手中的战友合影老照片,除了他自己,已经认不出(合影)里面的其他人——当年那些老战友的脸庞。“我经历过了,活下来了,就这样吧。”丹尼斯·莫利在摄影机镜头前说。

在加拿大的英国老兵威廉·班尼菲尔德坦言战争带给人们的可怕性,这位老人二战结束之后去了加拿大定居,力图把战争的记忆从脑海当中删除:“我忙着新生活、找工作,我让那些事情都过去,但我后来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信号兵威廉的女儿回忆她父亲的半夜:“我记得小时候会在半夜被他尖叫声吵醒,他会大喊,‘我是自由的,你们不能碰我’。”二等兵大卫的孙女回忆她祖父吃饭时总是躲在桌子下面,“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偷吃或者吃饲料”。一等兵哈里的女儿回忆她父亲晚上睡觉时会敲打自己的头,“他不想记起那些事情,但他做噩梦时,那些记忆又回来了。梦中他只会讲日语,会用日语说‘是’,或者乞求喝水。后来他去了医院,接受点击治疗。”

1942年10月1日,“里斯本丸”号在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号的鱼雷击中,加菲尔德是当年潜艇执行鱼雷操作的机械师。作为幸存战俘之一,英军信号兵杰克生前留下的珍贵录音资料当中,叙述了他在多年之前的一次幸存战俘聚会当中见到了加菲尔德的场景:“他(加菲尔德)拿着麦克风走到台下,与几位幸存者抱头痛哭,他告诉我们,‘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有多抱歉’。”

按照杰克在录音资料当中的回忆,加菲尔德后来不得不离开美国海军:“因为在听说自己击沉的里斯本丸里,运输的都是英国战俘后,他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对他影响太大了,选择退役回家。”

正如英国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在片中所言:“他们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这件事对他们创伤太严重了。”

中国渔民们在东极岛海域摇着小舢板救出了384名战俘,被幸存的战俘誉为“这是来自天堂的善举”。不过,仍然有828名英军战俘永远留在了那片海底,他们的家人没能等到自己回家。

泰勒中士的女儿雪梨说:“他离开家的时候



1942年10月“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资料照片

候我才两岁半,我母亲一直对我说,他会回来的,别担心,但他没有,所以我当时很生母亲的气。他给我寄过很多东西,玩具之类的,但我只留下了这个娃娃,我相信我父亲一定很喜欢我。我不知道如果他回来了,生活会是什么样。如果他活下来的话……”

通过远东战俘协会,雪梨在《远东战俘杂志》刊登了广告,询问是否有人知道她父亲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无所获。“母亲常常说,他可能就在下一班列车上,但很明显他不在。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不知道真相,并且经历一个没有父亲的童年。这对别人也许不重要,但对我太重要了。”

一等准尉布鲁克斯的儿子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令人难过的并不只是发生在战场上的杀戮,还有战争带给每个家庭的永久的伤痛。看看吧,我没办法提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019年10月,导演方励和摄制组带着英军战俘的子女及家属来到了浙江舟山极岛,这是临近片尾的一段,也是感人的高潮场景“这群等待了77年的孩子,来与他们杳无音讯、下落不明的父亲告别”。英军战俘后人中,有的已经白发苍苍,有的需轮椅代步,但是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东部的海岛,来到先人长眠的海域。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部分英军后人来到上海参加首映礼发布会,资深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姜浩峰曾经采访过方励导演和部分英军战俘子女及家属代表,他个人认为:“我觉得方励先生拍摄这部纪录片功德无量,几位幸存者和当年参与救援的舟山渔民都采访到了,到电影上映时,这些老人都先后过世,所以如果现在再想去拍这部纪录片,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位亲历者了。通过这些亲历者和英军战俘后人的口述,我们能够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包括对于每一个家庭的影响,那些没有遗骸的墓地。相信这个故事距离我们今天越来越远,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越来越大。”

10月6日,方励在与广州观影团进行线上交流中表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拍这部电影是赔钱的,但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个电影记录的真实历史与人文故事,能永久留下来,那是更巨大的财富。我只是把自己财产转化成电影,留给历史,留给历史的东西就是最难得的东西,这是我一辈子积累过的最重要的财富。”

他们也是这部电影观众:
有人看完片尾字幕,有人感动流泪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国庆节之前

文 / 晨报记者 严山山

在上海观看了《里斯本丸沉没》。“一回国,我的博士生就催促去看方励先生制作的《里斯本丸沉没》。得空看夜场,等最后一行制作人员表演缓缓走完,向方励导演致敬。”

在力奋教授看来,纪录片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文明标志之一:“方励导演以电影把中国标在了纪录片的世界版图上。作为华夏子孙,我感恩他为世界寻找与纪录了最好的中国人,他们的纯良、义勇与血性,一种人类共享的普世美德;作为BBC前记者、制作人,我想伦敦的前同事们会‘嫉妒’方导拍出了这部英国题材的纪录片巨作,并为之落寞,向方导脱帽致敬;作为宁波裔子孙,我为先人骄傲,影片中绵延的舟山乡亲乡音,让我泪湿满面。谢谢方励导演及制作团队。”

在观影之后,力奋教授读了不少影评,他表示,已经邀请方励导演10月下旬到复旦新闻学院讲演,届时可以听到导演对电影更多的分享。

在电影导演、制片人闫立瑞看来:“《里斯本丸沉没》在艺术性和历史价值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影片的真诚坦荡,正如方励导演本人,影片涉及中、英、美、日四国,在当下国际格局中又折射出新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讲好中国故事’。”

中央新影集团陈庆是纪录片《鄂达克》总导演兼制片人,在她看来:“一辈子做一件这样的事儿(拍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就没白活,致敬方励先生。但这部片子的运作和创作过程都是完全不可复制的,甚至可以说是70岁的方励先生个人生命体验的累积以至于使命使然,这件事儿是超越纪录片本身的。”

文化人士樊东伟长期致力于上海近现代出版文献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真是好片子,大格局,感人,电影看到后半部分时止不住流了眼泪。感谢方励导演十年坚持与付出,强烈推荐大家去影院亲自感受。”

9月28日,剧组宣布《里斯本丸沉没》将角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截至10月6日晚上8点,《里斯本丸沉没》在9月6日正式上映30天后票房破4000万,累计97万人观影;豆瓣评分升至9.3,是目前评分最高的电影。

虽然国庆期间《里斯本丸沉没》排片并不算多,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国庆档毕竟新片多,这部片子长尾效应应该还会有不小的影响和收益。一位上海影院的区域负责人告诉记者,节后该片仍然会有排片。

